

也就是人的主体性形成的过程。当然,如段德智教授强调的那样,“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基础在于历史,也就是说,我们强调的是逻辑与历史的一致,而非历史与逻辑的一致”^[1](第 13 页)。鉴于此,段教授以历时性的方式考察了人类自我意识觉醒的过程,把它划分为以群体意识占主导的阶段、以个体意识为主导的阶段和以他我意识为主导的阶段^[1](第 60, 399 页)。这里的一个突破是:我们以往在谈论主体性时,大多从个人的自我意识出发,认为近代哲学的兴起才是西方自我意识和主体性的觉醒。而段德智教授则认为,原始社会的“氏族膜拜”和“集体表象”、奴隶社会的“团体意识”、封建社会的“宗教意识”(可以统称之为“群体意识”)亦是人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在这样的意义上,群体意识是以类为主体的自我意识,个体意识以个人为主体,是对群体意识的否定,而他我意识则是以个人之间的关系或曰主体间性为内容的,又是对个体意识的一种否定,可以说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承认个体独立地位的群体意识。经过这种正题、反题、合题的否定之否定运动,人的主体性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这种主体间性的哲学,其实也正是当今社会的一个准确写照。

[参 考 文 献]

- [1] 段德智:《主体生成论——对“主体死亡论”之超越》,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2] [德]康 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面 向 未 来 而 生 ——《主体生成论——对“主体死亡论”之超越》读后

郭齐勇¹ 吴龙灿²

- (1.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湖北武汉 430072;
2.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湖北武汉 430072)

段德智教授长达 55 万字的新著《主体生成论——对“主体死亡论”之超越》近来问世。这是段教授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当代现代西方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研究”的最终成果,在 2008 年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比中被评为“优秀”级别。该项目从 2001 年立项到 2007 年结项,历时 7 年,加上 2 年的修改,可以说是“十年磨一剑”了。而段教授在哲学领域 40 多年的勤勉耕耘,以及 20 多年来对有关西方哲学史、死亡哲学和宗教学的深入研究思考,都可以看作是这本书得以诞生的准备和努力。因此,该书出版后立即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

在后记中,段教授把本书看作 1991 年出版的《死亡哲学》一书的姐妹篇,而关于那本书,笔者曾在书评中说:“自由原则和个体性原则是死亡意识内蕴的生命意识、道德意识和文化意识敞开或升华的极其重要的关节点。在这些方面,西方哲学史上的有关争论给予我们许多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地记取。‘存顺殁宁’,‘生寄死归’,中国传统哲学自有一套特殊的生死智慧。……我们期待着作者在本书的姐妹篇中再行展开。”^[1](第 57 页)转眼 18 年过去了,段教授的姐妹篇出来了,一个谈死,一个谈生,都是从形而上学的高度来讨论人生哲学和历史哲学,犹如凤凰涅槃,有关人的思考达到了新的高度。新书的书名彰显了作者多年来对原先研究成果和西方人学的超越,而内容虽然看似是西方哲学主体思想的系统梳理,但在很多地方又引证和评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体思想论述,更为重要的是他已经自觉地站在中国哲学建构的角度,以一个有着深厚中国传统文化滋养的中国学者和思想者的身份,经由特有的顿悟和智慧,反思和重构主体哲学。就如人永远是未完成的人一样,关于主体生成的思考和追问也是永

无止境的道路,而段教授所做的努力在这一道路上是充盈价值和极富成效的重要一环。

《主体生成论》一书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首先,是对西方哲学中的主体死亡论的回应和超越;其次,是在此基础上,对西方主体生成论做历时性的回顾和扬弃;最后,是在中西比较视域中从逻辑向度考察主体生成论,并建构面向未来而在的希望人学,寻找理想人格和理想社会安顿未完成的人。下面分别就这三部分介绍和评论该书。

一、对主体死亡论的超越

在作者的语境中,主体生成论是关于人的主体性和作为主体的人的生成的哲学思辨,它把人的历史看作人的主体性的确立、反思和不断生成的历史,通过西方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系统研究,揭示人的生成性本质和未完成性,经过在历史基础上做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在对西方现代主体死亡论的回应和扬弃之后,面向未来为安顿人类个体和社会建构希望人学。

就如本书书名所示,主体生成论首先是对作为现代西方哲学主流的主体死亡论的回应和扬弃而诞生的。这也是作者的问题意识得以萌生和延展的哲学思考之基点,因而无论在前言的理论说明还是在第一章的专题梳理和反思中,焦点都在西方近现代哲学之主体死亡论上。“这里所说的对‘主体死亡论’的‘超越’所意指的无非是对‘主体死亡论’的‘一个回应和扬弃’”^[2](第3页)。在前言中,作者把“回应”、“扬弃”和“一个(回应和扬弃)”作为这一问题意识的关键理解作出阐发。

在作者看来,“主体死亡论”在当代的存在不仅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而且是一个我们不能不予以重视的事实。因为它不是一个偶然的事实,而是一个内在于当代西方哲学中的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一种不仅由尼采、福柯、海德格尔和德里达这样一些当代一流哲学家提出的问题,而且也是与叔本华的“生存意志论”、克尔凯郭尔的“孤独个体”、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学说、伽达默尔的“对话辩证法”、阿多诺的“批判的社会学”、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库恩的“科学共同体”、拉康的“个性理论”、马丁·布伯的“关系学”、蒂利希的“宗教社会主义”和马利坦的“全整的人道主义”密切相关的问题。在第一章中,作者以“黑格尔定律”——即哲学的向前发展总是通过“自我贬低”实现出来的——为西方近现代主体性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从笛卡尔时代以“我思”主体为根本标志的主体性哲学的凯旋开始,梳理和分析了西方哲学主体性衰落、死亡的思想历程,着重把尼采的“上体之死”与“人之死”、福柯的“大写的主体之死”与“范式转换”和海德格尔的“人类学的主体之死”与“形而上学之死”,作为西方主体死亡论的主要代表和发展线索,从中发掘主体死亡论的真义和启示。作者认为,主体死亡论真正表达的不是宣布主体的人的死亡或对近现代主体性哲学的全盘否定,而是对这种主体性哲学的霸权地位的非议和抗争,是近现代哲学的深化和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死去的只会是主体性思想的某种过了时的特殊形式,而不可能是整个人类的主体性思想本身”^[3](第654页)。只是他们的理论就如他们所否定的主体性哲学一样,也落入了“蔽于一曲而黯于大理”^[4](第386页)的窠臼。人的主体性发展是一条永无止息的河流,处于不断的追问、否定和生成过程之中,并且总是需要终极超越的安顿。

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作者从受动性和主动性两个方面对“主体死亡论”作出“回应”。韩愈在《原道》中讲“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就是这样一种受动性的态度,对西方的主体死亡论我们无可逃避,必须做出回应。同时,我们在回应中主动将被“主体死亡论”扭曲了的近现代西方哲学与当代哲学的关系恢复过来。这样,“就可以在肯认西方当代哲学与西方近现代主体哲学和意识哲学之间的中断性的同时又强调它们之间的非中断性或连续性,从而为我们对主体生成史的论述作出必要的铺垫”^[2](第4页)。

“扬弃”的态度和立场因而也是必要的。主体死亡论昭示、批判和否定了西方近现代主体哲学和意识哲学的极端抽象性、先验性、理性崇拜和个体崇拜等,从而催生了作为主体的人的“他我意识”的觉醒,催生了西方当代主体性学说和主体间性学说,推动了西方近现代主体性学说向当代主体性学说的演进。这样一来,“主体死亡论”就非但不是与我们的“主体生成论”相对立、所不容的东西,反而恰恰构成了我们的主体生成论的一项本质内容。这就是作为主体的人的生成乃是一种自否定、自生成的过程。

“回应和扬弃”“主体死亡论”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对作为主体的人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是可以从不同的方位予以审视的,本书只是其中一种。“既然在我们看来人是未完成的,那么人类关于作为主体的人的主体性和生成性的思想和学说也就因此而永远是开放的和未完成的,永远不可能有什么‘最后一言’”^[2](第5页)。这既是发展的观点,也是作者理论的清醒。

通过这样一种回应和扬弃的方式,作者超越了西方的主体死亡论,开启了主体生成论历史的和逻辑的探索之路。作者还用“特洛伊木马”为喻,把自己对西方主体思想的研究作为深入对方内部的作战方略。从中可以看出,作者深入西方哲学的内部,不是为西方而西方,而是为中国乃至整个人类建构合宜的主体思想体系而进行的非凡努力。

二、主体生成论的历史考察

根据作者对本书的构思,主体生成论的建构方法是在历史基础上的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本书以一半的篇幅,分别从人的群体意识与人的合群性(前现代社会)、人的自我意识的张扬与人的主体性(现代社会)、人的他我意识的觉醒与人的主体间性(当代社会)等为主要特征的前后相继的三个不同阶段,作长时段的纲要式的历时性考察。这种考察“致力于把主体理解为一种过程和历史,努力从‘历史’的角度,努力从主体生成史的角度讨论和阐述主体生成论”^[2](第62页)。

作者把主体生成看作是一个过程和历史,而人的生成或主体的生成有两个维度:一是个体人格的生成或塑造问题,二是主体生成与人类社会发展的互存互动的关系。该书讨论的主要是作为类的人的主体的生成,涵盖了包括心理学、伦理学和人格哲学在内的许多学科领域的学者已经对作为个体的人的生成问题的研究思想成果,并且是一种与人类社会发展史同步的或与其互为因果的主体生成史。

在第二章,作者就前现代社会——也即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一直到笛卡尔之前的封建社会的主体生成史做了全面考察。在这一历史时段内,人的群体意识与人的合群性是主要表征。原始社会作为原生社会形态,主体生成表征为“氏族膜拜”、“集体表象”与“群体冲突”。奴隶社会主要是指古希腊罗马时期,在“团体意识”仍占主导地位的同时,“个体意识”开始萌芽,并保持着适度张力。封建社会主要是指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日耳曼人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些封建小国算起,一直到17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基督教神学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充满“宗教意识”与“个人意识”的张力,“全整的人”的概念的提出、人的个体性原则的提出和论证、人的自由和自由意志问题的重视以及神人关系中人生境界的提升是中世纪哲学和神学的重大理论贡献。

在第三章,作者就现代社会的主体生成思想做了梳理和反思。这一阶段,是从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特别是自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来,欧洲进入了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人的自我意识的张扬、个体主义和自由主义便构成了现代社会中的人的主体意识的本质特征。人的独立性是这一特征各种表象的核心内容,从哲学层面,特别强调认识论和认识主体,呈现为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的对立、德国古典哲学与实证主义的对立、现象学与逻辑经验主义的对立,这些分野和对立延续到了人本主义思潮与分析哲学、科学哲学、结构主义思潮之间,但总体上却表现为不同形式的理性精神,其总的发展趋势有着极强的趋同性,即从强调认知主体的经验性到强调其逻辑性,从强调经验主体到强调逻辑主体。

从20世纪初开始,西方社会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考察当代社会主体思想的第四章是作者用心最力、篇幅最多的一章。从海德格尔、萨特的存在主义到伽达默尔的哲学释义学;从霍克海默的社会批判理论到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从波普尔的“理性批判主义”到库恩的“历史主义”;从列维-斯特劳斯的“新人道主义”到福柯的“关切他人的伦理学”;从马丁·布伯的“关系学”到马利坦的“全整的人道主义”……通过这一时期的哲学反思和批判近现代主体性哲学,主体生成论表征为人的他我意识的觉醒与人的主体间性及关系的强调,主体间性也在逐渐强化中成为当代社会主体性哲学的突出特点。

作者在通盘梳理西方哲学主体生成论之后,为更为连贯地把握其特征,从大陆理性主义——人本主义与英国经验主义——科学主义的双峰对峙、趋同性及其与哲学思维范式的转换的内在关联做出深刻

的说明。这种双峰对峙实质上是一种在相互批评和斗争中向前演进的哲学“救亡”运动,是为哲学自身不断寻找合法性和维护独立性及其尊严的宿命。而他们又有趋同性特征,都有一个同样经历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发展过程,有着从“经验主体”到“逻辑主体”再到“对话主体”的演绎过程。在哲学思维范式的转换上的趋同性则表现为:从本体论范式到认识论范式再到本体论范式、从实体主义范式走向非实体主义范式(现象学范式和语言范式)、从解析论范式走向整体论范式。这些总体特征的把握,对我们从逻辑维度研究主体的人的结构性和生成性问题是基本的准备和引导。

三、主体生成论的逻辑建构

这一部分即第五章是作者从逻辑层面对西方主体思想作系统深入的共时性考察。作者曾说明“以历史为基础的逻辑与历史的一致”这一研究方法的要义:“按照我们对这一方法论原则的理解,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基础在于历史,也就是说,我们强调的是逻辑与历史的一致,而非历史与逻辑的一致,尽管两者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某种形式上的平行”^[5](第9-10页)。由此,前面历时性的考察,为这部分的共时性考察奠定了历史的基础。

这部分也是建构主体生成论的核心篇章,作者分主体的结构性和生成性、主体间性的本体论基础以及理想人格和理想社会等四个方面论述,试图建构主体生成论终极指归的“一种希望人学”,为未来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寻找安顿之道。

第一方面的逻辑考察,首先从作为主体和主体性之根的“人本身”开始。作者厘清了主体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及其从古希腊到近现代的变迁。通过对西方近现代主体性哲学的三个难题,即认识外界对象的可能性与主体的绝对自给予性之间的矛盾、经验自我与先验自我的二元对峙以及对“他我”的确认,说明西方近现代主体性哲学要避免唯我论或自我中心主义需要进行一番彻底的改造。作者认为,近现代西方主体性哲学的“主体”概念最根本的毛病就在于它脱离了“人的现实性”或“现实的人”,即脱离了“人本身”。人的根本特征就在于他始终是一种“未完成的动物”,是一种逐步“生成”自己的动物。人的本质的变动性和生成性乃人之区别于天使和上帝的根本性内容。

基于主体这样的基本理据,作者展开论述主体的结构性和生成性。主体的结构性分三个方面考察:主体的个体性和社会性之间的张力关系;主体的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张力结构;主体的认知与实践之间的张力结构。主体或作为主体的人的千变万化的活动只不过是诸多要素及其关系形成的整体结构的一个“万花筒”,是一个由多重因素、多个层面、多层关系交织而成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而从主体的生成性和历史性角度考察,主体则是在自身所创造的历史中自身生生不已的无限生成过程。人的认知能力、实践能力、人类历史发展皆然。主体的生成又不是直线式的,而是曲折、有反复的,有时会出现逆流和倒退,但长时段地看则是不断生成和不断进步的。主体或作为主体的人的“未完成性”和“生成性”是主体或作为主体的人既区别于神也区别于一般动物或一般事物的一项本质规定性。

主体生成论的指归是本章和本书的逻辑中心。本章前面论述的目的在于参与筹划作为主体的人的未来发展,建构一种希望人学。而本书回应主体死亡论、以及大篇幅追溯主体生成论的历史,是为了更好地阐释主体生成论,而这种阐释又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的生存处境,更好地筹划人的未来,筹划出一种既适合于当代语境又面向未来的希望人学,勾勒当代人应当怀有的理想人格和理想社会。

在作者看来,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问题,说到底也就是“我何以成为我”、“我们何以成为我们”的问题,而且两者紧密相关。从而人的生成和人的发展问题便有这样两个向度:个人的生成和发展问题、社会的生成和发展问题。当代思想家的根本任务就在于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探讨个人发展的途径,寻求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相统一的道路。个人的生成和发展问题蕴涵两个方面,即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和人的自由发展问题。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本质上都是作为主体的人的全面发展或人的主体性的全面发展。从主体类型学上看,人有文化存在、精神存在和社会存在等方面的多重主体。自由个性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最高层次,也是人的自由发展的最高境界,是理想人格的典型表达式,而自由个性的生成还有一个极

其重要的永远不可或缺的条件,这就是一个健全社会的存在,即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问题。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经典定义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第 294 页)而其所实施的基本社会准则则是孔子的“忠恕之道”。作者对乌托邦的中性理解以及把她作为社会理想的基本形态,是本书最有理论勇气和哲学颖悟的论述之一。也正是乌托邦的时间结构——作为个人存在和社会存在的过去、现在、未来三维性之间的张力关系,作者从中找到了理解和阐释希望人学的道枢。

在本书的最后一节,作者把历史之维的三维,加上前面论述的逻辑之维,作为主体生成论的四维性。这样,本书的所有内容,都在主体生成论中占据了恰当的位置而成为各个必要的环节和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主体生成论的未来之维,则是希望之维、意义之维、超越之维和生成之维。于是,作者千呼万唤的作为一种希望人学的主体生成论终于喷薄而出,“向未来而在”,“为希望而在”,“为理想而在”。这种希望人学具有肯定性和否定性、实践性和社会性这样的理论品格。在本章建构希望人学的努力中,作者大量引用儒家经典来辅证,而且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礼运》作为“个性自由”的补充,启示树立民族意识、世界意识、人类意识和世界公民意识。“继承、光大和超越古人的‘平天下’的社会理想,在促进‘真实集体’的生成、振兴中华民族、推进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的伟大事业中,不断地实现自我超越和自我完善,既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光荣使命,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定命”^[2](第 419 页)!

四、结 语

段教授对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的个体性与群体性、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现实性与理想性的统一有着深刻的理解,有关“己立”与“人立”、“己达”与“人达”、“成己”与“成人”,即人格主体在社群行为中自我转化的过程,是即凡而即圣的过程,其走向正是自由人格的真实生成及相伴随的自然理性与人为理性的统合。中国哲学的儒释道诸家都肯定主体性、个体人格的健康生成及其与自然、社会、他人的互动关系,自我内在的身心的互动关系,个性自由与社群、地道、天道的互动关系等等,既不过分淹没自我也不过分张扬自我,有非常深刻的个人与天、地、人、物、我的关系的智慧,及其背后的宇宙论与本体论的根据,值得人们进一步探讨。

段教授在这部创见迭出的学理性专著中,深刻揭示了西方主体性的发展过程,特别就作为启蒙理性之一的主体性的偏失作出了深刻的反省。当然,段教授的反省虽然是在启蒙时代之后西方大哲的基础上进行的,却没有因此而陷入否定启蒙理性的另一种偏颇。立论平正是真正的学术性的要求,段教授从主体生成、发展史的向度作出的对启蒙心态的反思,在我们看来是这部学术精专之作的画龙点睛之处。

[参 考 文 献]

- [1] 郭齐勇:《“死而上学”的沉思——段德智〈死亡哲学〉读后》,载《鹤湖月刊》1993年第4期。
- [2] 段德智:《主体生成论——对“主体死亡论”之超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 [3] 段德智:《西方主体性思想的历史演进与发展前景:兼评“主体死亡”的观点》,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
- [4] 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
- [5] 段德智:《宗教概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